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那丑短篇小说集

那 丑 〇 著

您的宠物可真是漂亮！我见过很多猫咪，都没有它这样纯粹的毛色；而它打哈欠时露出的洁白的尖牙，让我想起了——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豪华餐厅里雪亮的银色餐具。它们如果刺进我的肌肉，我一定会感到刺痛，但也许不光是刺痛，还有酸痛，就像极度疲惫时它们经常会表现出的那样……但我不用担心，因为我很快就要在您面前站立上几秒钟，那几秒钟，足以让我迷醉在我用尽一生来储藏的酒酿之中，而来自您的凝望——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其他——就是开启酒窖的钥匙——我说不定，已经提前在那无上的眩晕中毙命了。

再见，我亲爱的斯梅拉多小姐，我用人类的语言写下这封信，因为我不太愿意我的同类看到它——它们每一个都健康、明智，无须我的任何告诫；这封信，我希望它被像您一样的人类看到，将我细小的灵魂，兑进他们那毫无滞涩的交响篇章中去吧。我不再说什么了，因为……

因为您似乎很快就要熄灭那伴随您一夜的灯火；而我，则满心希望在您身边柔和的灯光中，熄灭我自己的生命之光。最后……祝您安享美梦，您一定不会梦到我的——这也许是我最后的幸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那丑短篇小说集

那 丑◎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 那丑短篇小说集 / 那丑著

.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306-7787-2

I. ①一… II. ①那…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9653 号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YIZHI MOSHENG LAOSHU DE LAIXIN

那丑 著

责任编辑: 王欣 由高峰

装帧设计: 陈丽维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天津雅泽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13.25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天津雅泽印刷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宝富道 2 号 101 室

电话: (022) 29645110 邮编: 3018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001
残 缺·····	035
疯子、石头与密室·····	047
如 露·····	063
梦中情人·····	103
跟踪白果树·····	107
真正的木匠·····	119
无人杀我·····	123
新闻事件·····	127
不认识自己的人·····	131
第八扇门·····	147
莫比乌斯·····	177
蓝帽子·····	193
芒果的比喻·····	203



一只陌生老鼠的来信

一九二零年末的一个周日的下午，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旁边的一座旅馆，服务生收拾一位年轻的女客留下的房间时，在衣柜里发现了几张写满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词句的信纸，她看不明白，就带回去给她学文学的侄子看。那小伙子用漂亮、整齐的字体将那段文字誊写了一遍，又花了很大的精力猜测、矫正其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拼写和语法的错误，终于完成了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意的版本；然而，这封信的内容却让他大伤脑筋，以至于如果没有其他更加离奇的证据，他几乎就可以断定这是一篇童话，或者一个不成功的玩笑。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将这篇作品用信的作者的名字公之于众，以下就是他发表在一份小说报纸上的内容：

亲爱的斯梅拉多小姐：

请您大方地惠允我偷偷地叫您一声“亲爱的”吧，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了——您待会儿就会看见我，是的，我待会儿也会在那么近的距离上看见您；不过，您的那只纯黑色的漂亮的猫也会看见我，那就是我的末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在末日之前，





瞥一眼天堂的光辉。

假如您看到了我的信，您一定不会相信它里面所写的内容，您一定觉得，这是哪个人在搞恶作剧，因为写下这封信的，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老鼠——尽管它因为您的原因而获得了很长很长的寿命，却也因为您的原因而自愿把这寿命结束掉，因为它的生命与您有关，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只和您有关。现在，我躲在衣柜的角落里，满心欢悦地沐浴着门缝里透进来的一丝灯光——这可是您躺在那芬芳的床上读书所用的灯光呀！现在，我和您分享着同一盏灯，这难道不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出现在梦里的幸福场景吗？如果我不怕掉下去，我还可以尽力地探出身子，用尾巴盘绕在那根冰凉、生锈的衣架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您那双可爱的脚在被子里面的凸起啦；可是我害怕掉下去，倒不是害怕摔死，而是害怕在我这封信还没有写完之前，我就变成了您床下地毯上熟睡的那头野兽的晚餐，而您也只当我是只普普通通的、咬啮衣服的讨厌动物。我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去看您，这是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机会藏在您的身边来给您写信，这本身就是无上的快乐——我能够把这许多年、对我自己都没有说过的话，一下子全都写出来，而且运气好的话，您也许还会看到……这足以让我幸福得窒息了。

如果您看到了这封信——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虽说不尽然绝无可能，却毕竟十分渺茫的奢望——或者说，您已经看过了它那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开头，那么就请您继续看下去吧，您一定会了解我想要说什么，因为我想要说的，远不仅仅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尽管它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我爱您，并且我已经用我短暂的一生，来断绝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您拥有我的一切：我

的时间、我的生命、我的忠诚，并且也许还不止这些，如果您的那只猫除了消化掉我的肉和骨头之外，还会慈悲地为我剩下些什么的话。为了防止它不给我留任何东西，我已经把那东西留在了我自己以外——就是这封信，当我写完它的时候，我就只剩下了一具空空的躯壳，正如一个守财奴如果把每一分钱都安放在密室里的话，他出门就再也不用害怕遇见凶狠的强盗了。

斯梅拉多——这是您的姓氏，我听说在你们人类中间，称呼名字才是最亲切的表示，但我不知道您的名字，而且就算知道，也不敢这么称呼，因为我害怕犯了冒渎的罪孽，这是我谨慎而虔诚的心所不能容忍的。而我的名字……我不能够现在告诉您，因为我希望您在看完我的历史之后，再来认识我这个卑微的名字，那样，我的历史，也就是我对您全部的、真实的、永远无法更改的爱，便深深地嵌在了我那本来毫不特殊的名字之中，让它变成了一个——至少对于您来说——独一无二的名字，尽管它也许永远只是被丢弃在角落里，蒙上厚厚的记忆的灰尘，可它仍旧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哦，我也许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因为您完全可以直接看我的署名……好吧，我现在就说也无妨，但我请您忘掉它：它叫圣灰，或者桑提查纳里。我曾经一度认为我就是我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物种，我的名字和我的存在一样独特、不可理解。

我第一次看见您的地方，也是您第一次看见我的地方——虽然您一定不会记得了——离我的出生地不远，因为我就出生在那座歌剧院的舞台台板下面。自从我有了记忆以来，我就住在那里，我知道自己叫作圣灰，但我从来没见过其他的老鼠，包括我那可能的父母。我用我天生巨大的门牙啃出一块足可以用来遮挡光线、储藏食





物和舒舒服服地睡觉的空间。夜里我总是跑很长的一段路，从遥远的剧院厨房偷出一些面包和黄油——我已经快要忘记它们的滋味了。我还有一个玻璃罐子用来储藏我吃不完的黄油，那是某个贵妇人扔掉的香水瓶子。瓶子里的黄油存得越来越多，最后直到散发出一股怪味，我也没舍得舔一口——那是我生命早期大部分的精神寄托。我孤独，自闭，贪图肉体享乐，虽然我尚不知道自己的寿命如何，但这也可能是老鼠的本能——我们用一切精力来享受活着的快乐，直到短暂的生命结束。可是，在那一段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里，我还有另外一种精神寄托，它让我越来越分不清我和人类的区别，那就是歌剧，是每天夜里在我头上几尺的地方震响的东西。我白天睡觉，一到歌剧开演，我就像台下的观众一样躺卧在我的黄油罐旁，满心兴奋地准备听戏，只有这时，我才舍得用尾巴尖蘸一点黄油搁进嘴里，尤其是到了我最喜欢的唱段，我还会用两只后脚站起来，模仿歌唱家那俊美优雅的姿态，并跟着唱起来。有时候，我会偷偷地爬上台底下的木梯，从给演员题词的窟窿里露出头来，看看那些高大的艺术家华丽的衣服下摆。我会唱好多剧目呢，《奥菲欧》《浮士德》《卡门》《奥赛罗》《波西米亚人》……都是我反反复复地听来的，在那一段时间里，这成了我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唯一的事。可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嘴里唱出来的东西到底是真正的人类语言，还是人类根本听不出来的“吱吱”声的几种有限的变奏。

就在那一年冬天，我看见了您，而且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朋友，这个朋友你不会陌生，因为我就是通过他才找到你的。那天晚上的经历，直到死亡离我如此之近的时候，我都还记忆犹新：那是我新生命的开端。那天演的是《乡村骑士》，饰演图

里杜的是一个声音结实、辉煌的男高音，他一张嘴就迷住了我，紧紧地抓住我的灵魂，我不由得随着他的歌唱，开始在我的小屋里跳起舞来——直到谢幕的时候，我竟然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走出了舞台，来到台沿上，转向观众，深深嗅着由二层包厢飘落在舞台上的花瓣的芬芳，睁开眼睛——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堂：我高度近视的眼睛只能看到模糊的金碧辉煌的景象，听到好似大海怒涛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让我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可是我也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甚至包括当时就坐在第一排的您——的注意。您想起我了吗？您记不记得，在一次歌剧演员谢幕时，有那么一只大胆的老鼠曾经短暂地博得过您那双明亮如月的眼睛的凝神注视呢？

我当时用后脚站立起来，向观众鞠了一躬，我看到女人们都捂着檀口惊叫，男人们则脱下大衣来哄赶我，而您——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透过纷乱的人群看着我，我不知道您在想什么，也许是被吓得不知所措了吧，可是，我又隐约地觉得您在微笑，或者要伸出您的右手来向我……不论如何，我被您的眼神击中了，像一只昏了头的苍蝇一头撞在蜘蛛网上。可是我只能被迫在舞台上到处乱窜，躲避致命的攻击，造成列作一排的演员们炸了锅似的慌乱。我终于也撞上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手。我在那只温暖的大手上不断地升高、再升高，由下往上，我看到一件演出用的农民服装，最后面对着一张庞大的脸——这张脸比其他人的还要大一些，有着双层的下巴，头发打理得整齐、光亮，目光刺向远方，嘴角漾着笑意，颞部的肌肉轮廓明显，好像能毫不费力地咬断一根粗木头似的——对，他就是刚才歌剧的主演，饰演图里杜的男高音。我激动得嘴唇发麻，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大哭了一场似的；我嘴里当时大概是在





嘟囔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是人类的语言，还是我本能的叫声。

周围的人一直在议论，由恐惧变成了极端的好奇，可是让我大感欣慰的是，这位男高音示意大家安静，因为他听到了我的叫声。他把我举到他那足以搁下我整个脑袋的耳朵旁边，而我为了和他对话，只好想到用歌声。我唱了一首他刚刚唱过的咏叹调“O Lola”。我看到他的双眼瞪大了，强健的心脏在怦怦地猛跳，因为他听懂了。

“它好像在唱歌，”他喃喃地说，“是我听错了吗？”

周围的人群兴奋了起来，霎时间，所有人都在重复他的话，而我则吓得浑身抖动，生怕他们一起冲上来把我撕碎。但我还是后退了几步，像个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对他鞠了一躬。他手心里的汗蒸得我发昏。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声音像丝绸一样光滑迷人。

我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可是他仍然听不清楚。虽然如此，他还是说话了：“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安利柯，安利柯·卡鲁索。”

我又鞠了一躬，从此记住了这个陌生的名字。我又一次大喊着我自己的名字，这一次，安利柯也许已经确认，我发出的这一串固定的音，也许就是我的名字。可是他为了救我，为了把自由还给我，就向身边的一位女演员大声地笑道：“艾丽西亚，真要命……最近我幻听的毛病更严重了。”

人群里传出一片放松的笑声，未竟的欢呼声继续响起，演员们继续谢幕。安利柯向我眨了一下眼睛，轻轻地把我放回地上，我连头也没敢回，哧溜一声钻进了台板的缝隙里，躲回自己的窝中。

半夜里，我不敢躺下，只有爬起身来才能把气喘匀，圆锥形的身体没有太过丰富的动作，而我的脑袋里却雷鸣电闪。我一遍又一

遍地回忆着两个人的目光：安利柯的，还有您的。安利柯的目光像一位荣耀而慈祥的国王，让我受宠若惊；而您的目光……真是怪事，当时至少有一万注目光看着我，可是只有这一注目光穿透了我的心脏。请您原谅我无端的猜测吧——我本能地感到，它的内涵与其他的目光略有不同，别人的眼中是惊讶，或好奇，或厌恶，而您的眼中……是悲悯，甚至于怜爱，或者……总之，是一种善良的、足以透过一切隔阂的热力。仿佛在您的眼中，卑微的我，不是一只偷偷摸摸的动物，或者吓人的怪物，而是……至少，是一个有权利能和人类分享空气的活物。我一想到这里，已然感动得浑身瘫软，几乎没有力量去擦拭那些挂在胡须上的眼泪。我也注意到您那非比寻常的美丽——这种美丽，不是来自华丽的衣着，或晶莹的首饰，也不是来自优雅的举止，而是来自于您透过这些贵族的假面，绽放出的那一朵真挚的笑容。

突然间，我想起来，您的怀里还抱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尖尖的耳朵，圆圆的眼睛，瞳孔眯成了一条缝，两颗尖牙就像剧院仓库里的那些蝙蝠一样。它也一直盯着我——甚至我几乎分不清是先看到它的目光，还是您的，因为它们总是一个出现，另一个也就跟着出现了——似乎要猛扑过来，可是您的双臂却在紧紧地缚着它——这让我再度为您那善良的心流泪！我当时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东西，就像瓦格纳歌剧里一身黑袍的女巫，总是预示着最坏的命运。

我当时有点泄气了。我甚至不明白这种仿佛来自荒诞的天外世界的异想究竟为什么会打扰到自己。我躺在锯木屑的床铺上，翻过身来，用尾巴钩过我的黄油罐子，懒懒地爬起身，像抽烟一样地舔





了一口黄油，然后舒服地倒下去，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一阵海潮一样喧闹无比的声音把我吵醒，我知道那是清洁工人在打扫舞台，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头上的顶棚“嘎巴”一声被掀开了，遮天蔽日的扫帚向我猛砸了过来。我只好逃出了自己已经毁掉的屋子，连滚带爬地掉下舞台，趁着观众席的过道里没有人，向大门猛冲过去。扬起的尘土呛得我掉下泪来，可是，当时最让我心酸的是——我一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有出息——我要永远丢弃我的黄油小罐了。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您，因为我早已在梦里绝望地想过：我怎么敢奢望再一次见到您呢？

离开剧院的门，我躲在廊柱旁边哭了一阵，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能是永远孤独的一个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和我类似，而与人类相同的幻梦，早就在昨晚彻底破灭了。我不认识任何人——哦不，我认识了一个人，那就是歌剧演员安利柯。我抱着满心的希望——在绝望之中，希望总是会很快地升起来，并且病态地膨胀成一个脆弱的太阳，不是吗——绕到剧院的后门，顺着管道爬进屋顶的夹层里。屋顶内漆黑一片，只有隔着老远的通风口中透进来几排亮光，我小心翼翼地爬着，突然踩到了一个干巴巴、硬邦邦的东西，天哪，您绝对想象不到那是什么——那是一只老鼠的脊梁骨！当时，我自己的脊梁骨一下子变得冰凉：原来死亡离我如此之近，近在咫尺，就像现在一样……今天，我马上就要变成这样一条脊梁骨，或者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不应该想这些事……当时，我飞快地跑到通风口旁边，战战兢兢地趴在那片光亮里，任凭猛烈的风让我抖得更厉害，可是，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下面人类的对话。

“今晚没有卡鲁索先生的演出了吗？”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问

道。那声音纤细、低沉、冷静、莹润，语调朴素得好像冬天里悄悄下落的雪花……请您允许我这么不厌其烦地回忆吧，因为我马上就将再也无法回忆了。

“真抱歉，斯梅拉多小姐，”剧院经理那干瘪的声音说，就连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分毫不差地记着，因为他提到了您的名字，“卡鲁索先生只演一个晚上，今天上午就离开了。”

“哦。”她显得很失望，“那么……您知道他下一场在哪儿演出吗？”

“他已经去美国了，也许在波士顿，或者纽约，”剧院经理说，“如果您——”

“喵——！”一声尖厉的嘶叫打断了他的话。

我本能地往下看，只见那姑娘的怀里有一只黑猫，正在仰头狠狠地盯着我——大概我白色的肚皮被它看见了。姑娘也抬头看了一眼，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浑身都瘫掉了。

没错，那就是您，直到那一刻，我才认出是您，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听到的那一段声音是多么宝贵，因为它充实在您的形象之中，是我千万遍忆起您的依凭。您的形象不再空洞，变得如此切近，如此细密，正如那声音曾经亲切地摩擦我的鼓膜一般，我与您所有的距离仿佛在那一刻缩短为零，我的奢望——虽然它如致命的饥渴般撕扯、鞭笞着我的心，可我仍旧明白那是奢望——像春草般疯狂地蹿长，直到今日，我马上就要到达它的终点，无论它是什么，我已经用尽一生来奔向它……对，对，就是这种声音，您刚才笑出了声，好像是您读到了书里的什么好笑的事情，或者离奇的故事吧？比如，英国人格列佛被丢到了巨人国里，原本身材高大





的他被当作蚰蚰一样养了起来？

您可能看过很多书，因为我知道在人类社会，看书是一件又美妙、又能够赢得别人尊重的事。可是我只看过一本书，就是《格列佛游记》，那是我躲在一个庞大的图书馆里的时候，被它的封面吸引了：可怜的、身材并不算矮小的格列佛，被人捧到了手心上，虽然他也会彬彬有礼地说话，可还是被别人当作是虫子在鸣叫。

我还是继续说第二次遇见您之后的事吧。在您看了我一眼之后，我不知为什么，刚一回过神来，就疯狂地逃跑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但我跑得比往常都快，也顾不得踩到了多少老鼠骨头，我漫无目的、昏头昏脑地逃命似的跑，在黑暗的屋顶内到处乱撞，直到跑不动了为止——我躺倒在一处干燥又明亮的地方，像是躺在清晨空旷无人的舞台上，胸口就像是被钢锥使劲钻着、拧着一样疼痛，我想，自己可能是快要死了。也许我真的死过一次，或者是陷入了一个无梦的睡眠，总之，我醒来之后，浑身沐浴在火辣辣的阳光里，忽然精神百倍，我决定要去寻找您，因为我相信，我的自然寿命已经结束了，是您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将不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而是您虔诚的信徒，我要不顾一切地追寻您……虽然我从未想过，假如我真的站在您的面前，我会怎么样——这几乎全部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可能有这么幸运，而是多半会死在追寻的路上。

您知道吗？当我听到您的笑声时，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因为您昨天一直在流泪，大概哭得眼睛都肿了——我没有看到您的脸，可是我知道，您今天早上也没有坐在梳妆台前，今天中午也没有去会见任何朋友，也许您在这座城市里也没有什么朋友。我和您都在为同一件事伤心，而且我深深地知道独自伤心而没有朋友陪伴的滋味，

因为，长久以来，我是一只流浪在人类社会里的老鼠，更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只老鼠——我没有花一点精力去寻找自己的同类，而是一心想要寻找您，或者抱着痴想，妄图在某处奇迹般地再度遇到您，可是，我绝没有想到的是，人类的世界居然如此广大，大得让我绝望；而且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塞满了人，即便是您，像太阳一样散射着独一无二的光辉的您，也会被人群的海洋埋没隐匿得毫无踪迹。离开剧院后不久，我便开始感到孤独，极端的孤独，以及恐惧——我也许是怕死，我害怕那本已被我自以为超越了的死亡；当我想到自己会死在追寻您的路上时，我还会感到一丝幸福，而当我想到，这种幸福也许会在某一刻不可预料地骤然结束时，彻骨的恐惧就悄然来到了。

我见过各式各样的老鼠尸体，它们几乎从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而且即便活到了自然寿限，也不过短短的两三年。我当时已经有两岁了，虽然未曾感到衰老，但也随时警惕着死亡——也许，在短短的一天两天里，我就会迅速地衰老；可是即便那样，我也能够做好离开这世界的准备。但我发现，那些横死的老鼠多半都是自取其祸——有的因为吃得太多而被撑死，有的贪吃发霉的油脂而被毒死，有的穿越马路而被汽车碾死，还有的不停地迫使自己传宗接代，在自己或自己的妻子诞下几十个儿女之后，心力交瘁而死，还有的从人类的厨房一次偷了太多东西，被行动敏捷的猫咬死……它们死于自己过剩的欲望，或者过于繁重的责任；而我如果能够避免这两类失误，也许就能将寿命延长一些，因为我的生命中只有一个愿望，也只有一种责任，那就是找到您，站在您的面前；除此之外，一切都和我无关。



三年的时间，我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啃食草坪上的草为生；我并不是偷不到东西，而是害怕那些可口的食物会加速燃烧我的生命，让它在可耻的享受中被逐渐耗尽。我也从不会跟任何一个异性的老鼠说一句话，这倒并非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童贞对于您来说有多大的意义，而是同样出于保存寿命的考虑——我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哪怕它仍旧不会挨到我与您重逢的那一天，我也没有丝毫的遗憾。几年的时间，我几乎走遍了整座城市：我攀在每一座剧院门口的灯箱上，仔细辨认着每一个进进出出的女孩的脸；我去了所有挨着剧院的餐厅、旅馆，妄图重新见到那熟悉的目光；当我了解到，年轻的女子们喜欢逛服装店，我就在每一家服装店里到处寻找猫的气味，希望找到您常去的那一家……可我知道，这仿佛是在广阔的森林里寻找一只翠绿色的蝴蝶，只有等到万物衰落的深秋，它才有可能一现芳踪。

每一个看见我的人对我毫不留情，他们用手边的各种东西来试图置我于死地，当然还有的人只是想把我赶走，而并不想碰到我的身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是出于真正的善心，而另一部分人——从他们的表情就看得出来——则是害怕我的皮肤或血液弄脏了他们的手。可是我不得不一再地靠近人类，靠近他们出没的地方，因为在经历过几年愚蠢而盲目的找寻之后，虽然我的内心获得了极大的安宁、喜悦，但您的形象和声音早已变成了教堂玻璃窗上神圣而苍白的图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虑：如果我再度回到对寻找本身的满足中去，事实上，我就不再保有对您的忠诚，而仅仅是忠于一个美丽却空洞的想象。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也许，我必须融入您的世界之中，才有可能得到您一星半点的消息。而谁又会对我这只能

说人话，却无比弱小的老鼠，施予一点发自内心的怜悯和帮助呢？或者，我不由得又萌生出更奢侈的妄想——也许，我能够凭借一个同样是生活在大地和天空之间的生命的身份，和人类之间达成某种平等，以至于赢得尊重，这样的话，我甚至有希望……不，如果我不自量力、不顾廉耻地说出我那可笑的想法，您就一定不仅仅是会笑话我了。而我之所以能够彻底从迷梦中省悟，是由于我经历了一件非常危险的倒霉事。

“众生平等”——这种空洞的理论，是我从一个大学教授那里听来的，也是他让我明白了任何论断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是看它出于什么目的——无论这目的是故意地还是无意地——而被说出来的。当时，我正巧来到了一个大学校园里，希望找到某个敢于相信一切的年轻学生来寻求帮助，而那个教授正在一间大教室里开讲座，我顺着下水管道爬上窗台，看到屋内讲座的标题就是“众生平等——关于伦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教授身穿白色大褂、绿色衬衫，花白的短发下面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双眼犀利有神；下巴上围着一溜又短又细的络腮胡子，像是系了一根黑色的带子，显得长方形的脸轮廓分明；他讲课时神采奕奕，嗓音清亮，而且没有一丝磕绊，简直像一位出色的男高音的念白一样令人着迷。他在给学生们讲解“平等”的含义，并且多次申明他的观点：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论生命形式高级与否，也不论他们所掌握的力量强大与否，每一个生命，都拥有最基本的生命尊严，即拥有延续生命的神圣权利，以及同其自然属性相对应的其他权利。您大概会笑我，就像我现在嘲笑我自己一样，因为我是流着眼泪听完他的讲座的，我当时在想：居然有一个人类，他说出了我们这样在任何交往之中都处于绝对劣